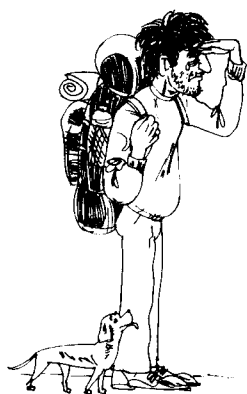


刘 齐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上个世纪
我所尊敬的人





B1285672

上个世纪 我所尊敬的人

刘 齐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/刘齐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03. 9

ISBN 7 - 5063 - 2784 - 8

I. 上… II. 刘…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.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87081 号

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

作者: 刘 齐

责任编辑: 华 沙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E - 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20 千

印张: 12.5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8000

版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784 - 8

定价: 1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刘齐自画像
比真人年轻三十岁

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(代序)

元旦来临，感谢生命，我终于能够骄傲地、符合规定地说，我越过了一个世纪。从现在起，我有权使用一个崭新而又老成的说法：上个世纪……上个世纪我喜欢热闹场面；这件事我上个世纪就跟您请示过；我在上个世纪已经表明，我不能空肚子喝酒；上个世纪媒体至少摆布我一万次；正如我在上个世纪所指出的那样，您戴多少金镏子也戴不出贵族气；上个世纪我比较愚蠢；上个世纪我不够真诚；我在上个世纪常常自吹自擂……类似的话，我可以一口气说出很多，但此时最想说的是，上个世纪我毕竟没有白活，因为，经过漫长的岁月，我懂得了尊敬别人。以下所举，是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——

相貌平平或者丑陋，但充满自信的人。他们耐心地成长，高贵地生活，他们身上具有美丽者难以企及的许多美丽。

阴天依然高兴的人，即使不高兴，也绝不拉长了脸唉声叹气。

时代给予的甜头，往往最后尝到甚至无法尝到，但仍努力往前走的人。

相信有爱情的人。

珍惜自由的人。

能热泪盈眶的人。

饱经沧桑却不会说“饱经沧桑”这个文词的农民。

遇有行人立刻减速，缓缓通过，不使尘土飞扬、泥水四溅的司机。

提醒客人说，您点的菜已经不少，再多就吃不了啦的打工妹。

不乱骂人，不以马尔克斯、博尔赫斯、文化赫斯、老庄赫斯吓人的学者。

待人平等，热心肠，不取不义之财，不奴役下属的老板。

敌寇压境，拼死抗争，死得不一定精彩，渐渐被人遗忘的士兵。

领导题词，大家盛赞，她却傻乎乎地当场指出，有一个字是白字。

举国昏昏，凭常识判断世事的人。不听鬼话官话，不落井下石、墙倒众人推。悄然拉落难者一把，给他喝一碗水。

一些小国的公民。他们的国家似乎微不足道，奥运会拿不到一块奖牌，世界史一笔带过或者压根儿不提，敌军吞并他们时甚至懒得派大部队。但他们照样爱自己的民族，勇敢地爱，自豪地爱。国小人不小，站起来和别人一般高。

富有良知、想象力和探索精神的科学家，除了少数人青史留名，其余都默默隐身于茫茫人

海，以至我们在享用各种成果时，都不知应该向谁表达内心的感激之情。

别的孩子有钢琴、电脑、可乐，他只有一个卧病不起的母亲。他会用砂锅煎药，用圆白菜的根儿做咸菜，用细细的胳膊帮妈妈翻身。

认真、郑重的列车员。列车进站，哪怕站台上只有几个卖零食的小贩，哪怕背后有人嬉皮笑脸地玩闹，拥挤，列车员仍坚持向窗外敬礼。没敬礼时他们也可能嬉笑，一旦进入敬礼状态，马上目不斜视，神情肃然。

多年不见的师生聚会，各有所成的同学交换名片，纵论辉煌。轮到他了，他恭恭敬敬向老师行礼，然后平静地说：我下岗了，现在卖馒头，在解放路，欢迎大家去买，保证不掺增白剂。

.....

简言之，我尊敬天底下一切善良的普通人。现在，你们中的许多人和我一起进入了二十一世纪，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。

目 录

上个世纪我所尊敬的人（代序） / 1

· 离家最久的人 ·

父示 / 3

我哥 / 6

诊所 / 14

李师傅 / 19

餐车主任 / 22

一件军大衣 / 27

真菌学家安德森 / 30

想起绕阳河 / 33

小情报员 / 43

有两颗心的人 / 47

硬人 / 56

老姜 / 59

从天上看农民 / 61

离家最久的人 / 64

想家 / 70

怀念二十世纪 / 88

别了，人类 / 90

· 面对她 ·

老吴太太 / 95

男人看女人 / 104

洋媳妇吃油条 / 106

面对她 / 111

论女人抽烟 / 114

论松糕鞋 / 118

最优秀的 / 125

别管我叫小姐 / 129

邮局 / 132

白领迎亲 / 135

· 赤裸相见 ·

向以色列学认真 / 143

开罗面包 / 146

阿拉伯人会钓鱼？ / 149

该不该向月亮开枪？ / 152

躲年 / 157

在美国过年 / 160

要塞 / 176

夜航 / 179

理发 / 184

赤裸相见 / 190

- 蓝岭之夜 / 195
回国须知 / 201
向往香港 / 213
游大寨 / 216
贵宾花 / 228
古寨 / 231
大家 / 234

· 美丽的夏天 ·

- 校队 / 239
美丽的夏天 / 247
龙头老大出山 / 256
吴道子画圈 / 259
观念 / 261
坐山观虎斗 / 263
在美国看棒球 / 266
阿米哥 / 268
疯狂的蓝魔 / 275
集体兴奋综合症 / 286
等级 / 288
尴尬 / 290
野人致谢 / 294
晨生活 / 299
半场球赛 / 302
首长批示 / 306
软资本 / 311

MAG 70/03

列祖列宗惊醒了 / 313

· 洗 天 ·

观男子芭蕾 / 319

午门夏夜 / 322

现场 / 325

迪厅 / 328

清澈时代 / 331

民族的狂欢 / 335

千年贺卡 / 338

自助餐的国际危害 / 340

香喷喷的邻居 / 345

金座 / 349

花洒 / 356

吧台 / 359

垃圾箱 / 362

智慧芯片 / 367

我成了“诺贝尔”候选人 / 369

成人不宜 / 372

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吗？ / 374

雪之谗 / 376

洗天 / 378

诚信 / 381

大门 / 384

· 离家最久的人 ·



父 示

我在沈阳工厂时，曾经一个人编了几年厂报。那时我只有二十来岁，初中文化，一些人十分诧异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暗地里还有一个人和我一起办报，这个人就是我父亲。

父亲从没到过我的办公室，也没到过印刷厂，他住在偏远的乡村，住在小土屋里。小土屋极破，有时天阴漏雨，还得去生产队的马厩躲避。但是，那一阶段的厂报期期离不开他的智慧。在不知互联网为何物的粗陋岁月里，父子二人硬是异地合办了一张报纸。

这事说来也简单。厂报每出一期，我都精心叠好一份，给父亲邮去。不久，这份报纸肯定从乡下重新寄回城里，那上面密密麻麻已经布满父亲的评报意见，哪一版好，哪一篇孬，标题怎样，导语如何，认认真真说个明白，就连字号大小、该不该空行这种琐碎的细节也不放过。报纸边子不够写，另附几页白纸接着写。谈了本期，还谈下期，忽而又嘱我锻炼身体，多吃点好的别省钱，骑自行车加小心别想

事，多向老师傅学习，不要夸夸其谈，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……每信结尾，必有两个严肃而工整的大字：“父示”。

父亲原来在省城的报社工作，由于政治原因，被下放到农村打草割柴，养鸡种地。那一时期是父亲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，也是我人生和文化的成长期，虽嗷嗷待哺，却缺师少书，跌跌撞撞，没头苍蝇般乱闯。幸运的是，我有父亲做老师，他以“函授”的方式教我懂了很多东西。他用老式钢笔书写的“教材”一丝不苟，巨细无遗，至今我还保存着，纸页已经发黄，信封尚无邮码，邮票多是那种天安门升起红太阳的小八分儿。父亲热爱报纸，渴望工作，自己编不成报了，就把全部心血倾注到儿子那份小小的厂报上。据母亲讲，那一段父亲最盼来信。厂报到手后，戴上老花镜，趴在小炕桌上左看右改，改完尽快寄出。乡间不容易，邮一封信要走十五六里土道。父亲因为在原单位长时间挨斗，腿脚落了毛病，走路一多就会剧烈颤抖。颤抖完了，接着走路。

时光飞快流逝，一晃我读了研究生，当了理论研究人员，从辽宁调到北京，又从北京去美国。我的眼角渐渐有了皱纹，父亲的更多了。而只要两个有皱纹的男人天各一方，父亲就依然给儿子写信不辍。我晚睡晏起，吞云吐雾，他劝我生活规律，早日戒烟。我想使自己的文字风趣一些，他让我时刻警惕油滑。听说我在异邦开一辆旧车满世界游荡，他又反复告诫我要注意安全。父亲没有驾车经验，因此他

的提醒有时显得笨拙，比如让我“尽量贴着马路边慢开”，等等。每信结尾，仍有两个严肃而工整的大字，却不是我早年熟悉的“父示”，而是悄然换成了“父字”。

看着苍劲的“父字”，我心中常涌出一种淡淡的伤感。

父亲属猴，今年八十岁了，现居沈阳，身体十分硬朗。自从我在《南方周末》开专栏以来，他老人家每周都亲自上街买报。

我 哥

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，是我的哥哥刘阿音去世二周年的忌日。那一天，身为工厂宣传科干事的我，写了一篇挺长的日记，日记全文如下——

哥哥，我憨厚、淳朴的亲手足！你离开我们，离开人世，整整两年了。两年来，你的音容笑貌，在我的心头，一直萦回缭绕，不能消失。

在沈军操场，是我们，共同追逐足球；在山东济南，又是我们，一道观赏泉柳；在首都北京，也是我们，并肩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；在辽北农村，还是我们，互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收获……

然而谁能想到，身材魁梧的你，竟染上了不治之症；谁又能想到，这绝症来得如此快——挥镰奋战在公社农田里的你，两个月后，竟在医院病榻上与世长辞了！

哥！你虽然故去了，但在我心目中